

长篇社会小说

记者眼中的世相

新闻背后的新闻



觉 非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长篇社会小说

记者站

觉 非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者站/觉非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006-9351-2

I.①记… II.①觉…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3810号

责任编辑:黄宾堂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64034340 门市部电话:(010) 84039659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17.25印张 2插页 280千字

2010年6月北京第1版 2010年6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定价:29.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本书纯属虚构
切勿对号入座

目 录

引 子	001
01 初到朔方雪茫茫	003
02 为谁风雪下潇湘	013
03 冒死拦车抗豪强	022
04 运筹心计柔克刚	029
05 登台得志喜欲狂	036
06 井下上演全武行	044
07 煤城街头惜春光	050
08 逞威却道是寻常	056
09 死里逃生负重伤	062
10 记者交流去何方	067
11 为救工友入牢房	073
12 一曲清歌动人肠	080
13 高官原来是三盲	087
14 方知世间有善良	093
15 空中历险近天堂	099
16 煤矿整顿政令强	107

17	为讨公理进病房	112
18	清谈大易思绪扬	118
19	帮忙反成帮倒忙	128
20	追思本职意彷徨	137
21	新闻战场对锋芒	143
22	狂歌痛饮累十觞	154
23	踏遍震区人性扬	165
24	假记者遇真霸王	178
25	字隐前途路漫长	185
26	思美人兮水一方	193
27	老板逞凶似虎狼	202
28	顶风冒险挖煤忙	212
29	人生相隔参与商	217
30	网络报料意不祥	227
31	井下被困泪成行	235
32	患难真情对死亡	240
33	狠心矿主黑心肠	246
34	欲盖实情却弥彰	259
35	告别朔方赴远方	268
36	生死未济思绵长	271

前面的那一辆车猛然停下,停得让董名川猝不及防。

因为它在刹车的时候,居然连刹车尾灯都没有亮。

董名川暗叫不好,他下意识地把自己的刹车一脚踩到底,汽车的ABS在启动之时发出咔啦咔啦的声响,车身也随之一阵阵抖动,同时车胎在地面磨出长长的擦痕,但是汽车还是不受控制似的向前面的汽车一头撞去。

前面那车是一辆最老版本的丰田“陆地巡洋舰”,在内地十年前就已不见踪影了,但在藏区还能不时看到在路上跑,这车就是皮实。而从刹车灯都不亮这一点上看,显然也破旧得可以。董名川知道,那车前后保险杠全是槽钢打造,如果撞上去,粉身碎骨的一定是自己这辆方头方脑的北京切诺基。

自从从林芝出来,这辆“巡洋舰”就与董名川相随一路西行。在巴河镇吃饭时,这辆车上的人与董名川同在一个饭店。董名川看到其中一个脖子上挂了两个相机的女孩十分漂亮,惊若天人。恍惚中董名川险些把她认成记忆中的另一个女孩,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董名川在路上曾经两次超了这辆“巡洋舰”,但又两次被对方反超。一次是他在翻越米拉山口时,把车停在路边小解——他其实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在这条公路的海拔最高处留下点什么作为纪念,这一会儿工夫看着这辆车从他身边疾驶而过。第二次是在巴松错的旁边,他停下车来修理自己的碟机。不知是碟片还是碟仓出了毛病,他车上的音响在放到一首《北京一夜》的时候,总是唱到“你可别喝太多酒”的时候就乱套了,不再往下唱而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他被这没完没了的歌声搞得心烦意乱,心想是不是在巴河镇喝的那瓶“小二”,不是喝到了自己肚子里而是灌进了音响的碟仓中。前面已经隐约看到尼洋河中的那块“中流砥柱”,过了这块石头,离拉萨就只有不到两小时的车程了。那么今天晚上,也许还赶得上把林芝采访的稿子发出去。就在这时,他发现了前面那辆相伴了一路的“巡洋舰”。董名川正准备第三次超

车,却遇上前方突如其来的停车。

董名川把脚踩在刹车上不放,同时用力左打方向盘。他想连刹带转地绕过这辆车去,然后停车狠狠教训前面那个不懂规矩的司机一顿。

就在他马上要接近“巡洋舰”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那车的左后侧车门突然被打开,先是伸出一个长焦镜头的相机,后面是如一截雪白莲藕般的胳膊,紧接着是一条腿,然后是董名川见过的那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她眼里根本没有后面的车辆,而是全神贯注地盯着矗立在尼洋河巨浪中的“中流砥柱”。

这一意外的情况让董名川的脑子里“嗡”的一声。按照他的判断,以他踩死了刹车和打尽了方向的情势,他的车也勉强只够贴着前车的左边擦身而过。现在又突如其来地打开一扇门下来一个人,按制动距离判断,他的车只能有一种情况,就是撞掉“巡洋舰”那敞开的车门,那女孩也不能幸免。

就在他的车头几乎碰到那女孩的时候,她好像才发觉身后有车,一脸惊恐而绝望的神情。这时,在董名川的眼中,那个女孩突然和他熟悉的另一个人的影像叠印在了一起。董名川仿佛如有神助般地把方向盘向左扯到没有一点余量。汽车呼啸着刚好绕过了那个女孩,失控后撞向左侧的山壁。事后交警检测车辆,很奇怪为什么方向盘几乎脱落。

而对面正有一辆大卡车迎面驶来。喇叭尖厉地响着,那司机好像是惊呆了忘记减速,直冲着他们开来。董名川这时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撞上,自己可能会受到气囊保护不一定会死掉,而那女孩子则毫无疑问地要被三辆汽车挤成肉饼。几乎是在下意识间,董名川又把已经被切掉了左侧车头的汽车向右猛打方向,汽车歪歪扭扭地驶向右方,撞过了路边的一个玛尼堆和一根百米桩,直直地冲着那块“中流砥柱”石,掉进了尼洋河中。

这时,他汽车上的音响终于恢复了正常,那男声像憋了很久似的唱出一句:

“不管你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

董名川的眼前或者是脑中,先后出现了白色、黄色、红色、绿色、黑色等多种颜色,分别是汽车弹开的气囊、脑袋撞出的金星、头上冒出的血水、水中溅起的浪花和水底无边的沉寂。

在董名川失去知觉之前,脑子里浮现的最后一个词是:

未济。

初到朔方雪茫茫

朔方暴雪百年一遇万人受灾

新华社1月12日电(记者陈尧) 10日至12日,河北、山西、朔方等地先后出现暴雪天气过程。华北、黄淮等地出现历史同期罕见暴雪,朔方暴雪强度达60年一遇,局部达百年一遇。

1月9日以来,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普降大到暴雪。其中,朔方省出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强暴雪,截至11日20时,朔方省中镇市降雪量已达28毫米。暴雪已致数万人受灾。全省多条高速公路关闭。受降雪影响,中镇市菜价明显上涨。超市菜价飙升,一棵大白菜要卖10块钱。

受暴雪影响,朔方省境内多条高速公路和国省道干线被关闭或严重拥堵,数万车辆和人员滞留。京朔高速连堵70小时,堵车里程长100多公里。

朔方省已启动应急预案,各相关部门均已投入抗雪行动。目前,受灾地区人民生活安定,情绪平稳。

有气象资料记载以来,中镇市还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

大雪来得毫无征兆。市气象台前一天的预报是朔方省中北部有零星小雪,南部多云转阴。但是上午十点左右,大片的雪花就仿佛在瞬间弥漫了这座朔方省会城市的天空和大地,一时间天地化为一色,让人分不清是雪落到了地上,还是人进入了空中。整个城市的街景,看上去就像一台出了毛病的电视机,雪花状糙点充满了屏幕,行人和车辆在雪花的背景后面显得影影绰绰,很不真实的样子。

大雪一直下到昨天深夜才停。事后气象台统计,这场大雪的降水量达到了创纪录的二十八毫米,换算成积雪深度,达到了三十厘米以上。由于事先没有作出准确的预报,朔方省气象台被人骂得三魂出窍七魂升天。网民们说气象台的天气预报是“天气汇报”,还说谁家的孩子如果从小说谎的话,长大了至少可以到那里去工作。

董名川事后形容,说这场雪好像是一场没有任何铺垫的床戏。李长民听了说呸,哪里有什么前戏,简直就是强暴。他更有理由生气,因为他的汽车被困在了雪地里。

董名川一觉醒来,已是早上九点半。窗外雪虽停了,天却还阴着,景象正是“天地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电视里还播着有关这场雪的新闻,多少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多少行人走路摔得骨折被送进医院等,也有一些孩子们打雪仗、堆雪人的画面。当然,最多、也最长的新闻是省市领导带头上街扫雪,董名川有一眼没一眼地陆续看到了省委书记钟清河、省长淳于厚、副书记丁禹山、中镇市委书记欧阳瞻、市长方象升等几个人的镜头。欧阳瞻在电视里还号召全市各单位行动起来,以雪为令,尽全力保证交通的畅通,恢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画面一转,出现一位退休工人模样的老大爷,对着话筒说:“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各人自扫门前雪,大家努力作贡献。”半通不通的,董名川依稀觉得在哪里见过这老头。

昨天那场酒,看来真的喝大了。董名川努力回忆昨天的场景,费了半天劲,也只是想起个大概,上半场记得真切,下半场却模糊了。酒局是李长民邀的,现在董名川的手机上还存着他发来的短信:“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到场的都是各新闻媒体驻朔方记者站和省内几家报社的同行。他还依稀记得和李长民争执,李长民说这天气最适合喝酒,董名川说其实最适合离婚——今天下雪还打雷,正符合“冬雷震震,夏雨雪”的条件,可以“乃敢与君绝”了。晚报的慕容雪直接送了他一个绰号“董臭嘴”。

酒后发现雪大得汽车根本就开不动,中镇市最宽的滨江路上灯河一片,基本上变成了停车场。饭馆离董名川住处不算太远,他便乘着酒兴走路回去,李长民也只好撇了汽车拔腿走路,他平时总开车还想扮酷衣服就穿得挺少,这时一副哆哆嗦嗦的样子十分好笑。只是,怎么进的门,怎么睡的觉,董名川却想不起来了,因为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连衣服都没有脱。

这两天董名川睡眠不是很好,老是做梦,而且梦里和现实还总是交混着分不太清楚。昨天他记得梦到了雪,就搞不清楚是梦境还是实况。做过的事记不起来了,做过的梦倒记得清楚,董名川觉得自己有些好笑,这大约是一种衰老的表现吧。他记得自己梦到上大学时的校园,也下了这么大一场雪,大雪压着树枝,有着苏式风格的教学楼好像是戴了一顶白帽子。校园后面的小山上层层叠叠,黑的岩石、绿的松柏,白的雪、昏黄的路灯,安静得

像是乡下的圣诞夜,又如同诗中所写的“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那种意境。他依稀记得,从那座教学楼里出来,雪地上有两行脚印伸向远方,就那么两行,十分清晰。

想到这里董名川蓦地一惊——这个场景是真的,千真万确,只是与他一同踏雪的那个女孩子,早已走得杳不可寻。

弗洛伊德说过,所有的梦境都对应着生活中的一个有意义的精神结构,而且都能在梦者的精神生活与现实生活中找到指定的位置。于是他想,哪天再去翻翻《梦的解析》,可是他也明白再看这本书基本要等到猴年马月。董名川一向是好读书不求甚解,几乎所有的书,都是草草看过一遍就丢在一边。有时甚至看过之后忘了,许久之后又从书店里买回同样的一本。

其实弗洛伊德还说过,梦源于消化不良——这倒有几分符合董名川的情况。他最近还几次梦到考试,怎么也答不完试卷。还有几次梦到回家,怎么也找不到自己家的门。最有意思的是,今天他还做了一个“连环梦”——在梦中还有做梦的情景,他记得,先是从“梦中的梦中”清醒,最后才从梦中清醒过来。他想,庄周梦蝶是不是就梦出了这样的意境?

董名川简单地刷了牙洗了把脸,决定如以往一样不吃早饭了,可是肚子却适时地“咕”了一声,让董名川想起,昨天晚上只顾喝酒了,不仅没吃主食,几乎连热菜也没有看到。于是他顺手从桌下拉出一箱方便面,撕开一碗,把开水倒进去。

董名川是经济新报驻朔方省记者站站长。

记者站在中国新闻单位的序列里,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单位。它由报社派出,分驻于各省。说它是单位,它又不是法人;说它不是单位,可又有块牌子和公章。记者站往往集新闻采访、报纸发行和广告组织等任务于一身。像董名川这样的记者站只有他一人,既当站长又当记者,混得很独立自由又很不容易。说自由,是因为记者站相比于报社本部和所驻的地方,都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说不容易,是因为什么杂事都要应付。报社总编傅思翔常说,记者站是报社派驻各地的“大使馆”。但是在董名川看来,记者站不过是报社的“新闻民工”。

一位官员当年曾对温饱、小康和富裕作过一个形象的定义:温饱的标准是“米瓜粮菜”,小康的标准是“油糖蛋果”,而富裕的标准是“鱼肉奶酒”。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生活标准普遍提高,小康的标准也有了GDP、人均收入等科学指标,但董名川一直认为,谁也没有那位官员总结得那么生动形

象。董名川也尝试着把新闻单位及记者站划分几等,富裕级的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大户人家,简称“新人经光”,他们财大气粗,兵强马壮,永远不会有生存之虞。而工、青、妇的报社可归为小康级,在系统内有相当的影响,亦无衣食之忧。而董名川供职的这类媒体,虽说上面也有个主子,但是财不大、气不粗、人不硬。如果自己做得好些,可跻身温饱之列,如果做得差些,和饥寒也就相去不远了。

董名川走到桌前,把桌上一本厚重的黄历撕掉一张,这一天的黄历写的是:“五行:大海水,冲蛇煞西;胎神占方:占房床外东南;宜:祭祀、沐浴、馀事勿取;忌:诸事不宜。”最下边还写着一句莫名其妙的格言:“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阴。”

这让他多少有些不高兴。说起来其实他并不相信这些东西,但是看到之后还是有些影响心情。董名川觉得,自己最近好像一直处在某种晦气之中,他着意想办的事往往办不成,不经意的事却常有意外的效果。比如费了好大力气写的稿件,想上个头条,出来却被删成“百字讯”,有时候不太用心写的会议新闻,却在一版上发出老大一块。

这本黄历是他一时冲动觉得好玩买回来的。起初的本意是用来记载日子——把这一本撕完之后,距他离开记者站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几乎是自从来驻站的那一天起,董名川就掰着手指头数日子。盼这“两年有期”早日到头。他原来在报社夜编室当副主任,原任朔方的站长不知使了什么手段,调到上海记者站去了,朔方记者站就空了半年。副总编辑郑若谷找到他说:“去朔方当站长吧,干两年就成。那里是你老家,你媳妇到美国学习也刚好两年,对你来说待在北京和朔方都一个样。你考虑一下。”

董名川想了一下午,第二天找到郑若谷说:“确实在哪里都一样。”说完就收拾行李,从夜编室副主任变成了记者站正站长——提这半级对他还是很有诱惑力的。而且他想,反正就应付两年,还可以顺便改变一下夜编室常年晨昏颠倒的生活。

可到了记者站才发现,记者站的晨昏颠倒比起夜编室一点也不差。白天不是开会就是喝酒、应酬,稿子只能放到晚上写,而且一搞就是后半夜,第二天还得应酬,甚至不能像夜编室那样一觉睡到中午。而且这个产煤大省的空气实在是太脏了,到矿区采访,董名川常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他对自己说,两年,很快就过去了。

董名川一看表快十点了,想起还答应帮人组织一个饭局,就一边拿只

叉子在方便面里搅动,一边抄起电话来打。北峪煤业公司的董事长郑天泽想和新华分社、人民日报等中央驻朔记者“坐一坐”,八成是有什么事情。公司公关部长郑美琴请董名川从中牵线搭桥。董名川一直想从那里拉一块专版,加上那天被郑美琴多灌了几杯,一高兴就拍胸脯答应了。其实董名川也明白,北峪煤业虽说是北峪县最大的煤矿,但在省里根本排不上号。郑天泽这样的人想请出中央媒体来不是件容易的事。董名川拍完胸脯之后就有些后悔,他知道自家报纸在新闻界的地位,还不如北峪煤业在煤炭界的地位,自己想请动这些大腕本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好在董名川驻站以来人缘还不错,有北京编辑部的朋友介绍,加上他写稿勤快,打牌利落,喝酒也不偷懒,很快融入了朔方新闻界的“饭醉团伙”。所以有时候打肿了脸,看上去果然也有些胖。

电话打给经济日报李长民,对方连说对不住哥们,昨天刚喝过,今天歇歇吧,要不改天我请你?董名川说那就算了。妇女报的焦淑芝电话里说:“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我也得给你姐夫做顿饭是不?兄弟,改日吧。”董名川才想起今天是双休日,别人都是有家的人,而他是单身。听到焦淑芝说“改日”,董名川脸上浮过一丝坏笑,连说“那好那好,改日改日”。说着放了电话。

人民日报记者站的令狐健是从外地派驻这里的,也是单身。听到电话倒是痛快,说小董兄弟正好,今天中午商务厅李厅长请客,你也一同参加吧。董名川犹豫了一下,说还有两个朋友想请你的。令狐健说谁请谁都一样,一块来吧,多两个座位的事。临江大酒店,308 房间,12 点,准时。

新华社的陈尧没在家,能请到令狐健,董名川觉得可以对郑天泽交差了。他赶紧回电话给郑美琴,通知时间地点。郑美琴说:“讲好我们请客嘛。”董名川就说:“你们董事长要有心请客,就安排饭后的活动,KK 歌、洗洗澡什么的。”郑美琴连说没问题,又补了一句:“谢谢董站长,一会儿多敬你几杯。”

董名川一看,打电话的工夫,方便面都凉了,急忙呼噜几口,像个吸尘器一样把碗里的方便面吃光。

随后,董名川拿了一把扫帚下楼,一夜之间,院子里汽车上全部落了厚厚的一层雪,胖乎乎的轮廓增加了一圈,每辆汽车看上去都是一个雪堆。他走到车前挥动扫帚扫落车上的积雪。天气很冷,积雪很厚,扫的过程中雪粒直往他脖子里钻,他的手不一会儿就被冻僵了,一边扫一边不停地向手上哈气。费了很大的力气,汽车总算从雪里露出来了。董名川掏出遥控器一按准备开门上车,没想到旁边的一辆汽车却在雪堆下发出“哇、哇”两声,像一

条被埋在雪里的老狗。这让董名川哭笑不得——原来那辆车才是他的。他费了半天劲,却给别人扫了一回车。

董名川一看这架势,又想到自己最近的确晦气重重,真是倒起霉来,放屁都砸脚后跟。一气之下索性扔了扫帚,车也不开了,步行而去。

赴饭局前,董名川顺路到办公室去一趟。他们的记者站在省政府院里租了间房子,是前任站长通过在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当局长的亲戚搞来的。所以他名片上印的办公地址是“府前街1号省政府13号楼610室”。董名川为记者站作的另一贡献是继续巩固和发展了同那局长的关系,在请他喝了一场大酒之后,把记者站的电话号码也印在了省政府的内部电话号码本上——前面是省长、厅长,后面是各县县长。这么一来,不明真相的人会认为他们报社有政府的背景。其实他们租的省政府的13号楼只是临街的一座附属建筑,和省政府机关根本不走一个门。这座楼的朝向和格局都不是很好,据说被几个风水先生看过,说这里不利于仕途发展,13号这个数字也让人觉得不吉利。后来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在这里办公的部门陆续迁了出去,13号楼也就被用来出租创收。董名川他们记者站的楼下,就是一家律师事务所。而一层的一部分门面,开的是文印商店,每天都可以看到斗大的“打字复印”几个字,还有一部分门面居然是个小型的汽车修配商店,也是四个斗大的字“补胎打气”,呈菱形布置,看上去却像是“打胎补气”。

董名川可以借到的一份近水楼台之便,就是办了个通行证,可以把车停进省政府的院子里。他进院子时,警卫看到车证还给他做了个指挥手势,每当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自己有几分像个政府工作人员。

进办公室后,董名川看到桌上放着一份特快专递。打开一看,是报社广告处给寄来的几份广告合同,除了盖好了报社的广告专用章外其他栏目都空着。董名川明白,广告处是在用这种方式提醒他,去年的广告业务还没有完成,他应抓紧时间补上。看着这些董名川有些不悦,他有一种杨白劳被黄世仁逼债的感觉。心想当初在编辑部时,广告处经常有人跑到夜编室来求他,无非是把他们的百把字的关系稿挤上去什么的,那时对他客气着呢,总是声称要请他吃饭,虽然饭基本上没有吃过,但是笑脸却总是看得到的。没想到他一到记者站工作,这伙人就换了这么副嘴脸,变脸变得这么快。他对广告处那伙人很是反感,有很多人其实并不是报社的正式人员,这班人经常是这边刚发了个稿子,他们就把电话打到被报道单位拉广告,而等到他们自己拉不到广告时,又通过记者部给记者站压任务。

有一次,董名川报道了一家网络公司,一个多月后再次见到公司老总,老总对董名川说:“董站长,您交代的事我们办了,还满意吧?”把董名川说愣了,忙问:“什么事?”把那老总也问愣了:“您不是让我们做个广告吗?”董名川急了,问:“我什么时候让你们做过广告?”那老总告诉董名川,稿件发表后,公司市场部接到“报社董站长”的电话,请他们在宣传上支持一下,要求也不是很高,只要一万元,就答应了。没想到钱都出了董站长还不知道。

董名川曾和几个记者站的兄弟通过电话,联名抗议了他们一回,表示中宣部严禁记者站利用采访之便拉广告,所以今后广告业务恕不接受。但这一提议首先遭到了记者部主任林建功的反对,他在开会时说,都是为了报社发展,没有广告全报社都得喝西北风。报社领导也表态说,中宣部禁止不错,但你们可以变通一下嘛,记者站承揽过来,再介绍给广告处不就行了?这话说得让董名川直后悔自己多嘴,抗议这一回还不如不抗议——以后记者站成了给广告处打工的了。后来广告处处长专门打电话向董名川道了回歉,再后来报社又在广告提成上作了些调整,董名川他们也就只好再说什么了。

董名川把几份合同塞进皮包正要离开办公室,就看到一个小伙子匆忙赶来,险些和他撞上。这小伙子穿件皱巴巴的西服,系一条颜色奇怪的领带,手里拎了个电脑包,不用看就知道包里一定没有电脑。果然,那小伙打开包,往外掏一沓的材料,边掏边说:“大哥,耽搁你一会儿时间……”董名川忙解释说我不买保险,也不办信用卡。那小伙子仍不停手,说我不是卖保险的,也不推销信用卡。董名川明白了,说你有什么问题要反映,就请快点讲,我还有事,不可能等太久的。

小伙子说:“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一年不到我就下了三次岗,求职被拒绝了二十多回,平均每月两回,女人来例假才每月一回哪!我堂堂的大学毕业生,哪个单位也不用我。您给我评评理,我上哪讲理去?咱们新闻单位要给我做主啊!”说着把一堆材料放到董名川的办公桌上。

董名川一边装模作样拿起材料来看,一边对那小伙子说:“老板不要你,你可以自己当老板啊!现在的年轻人谁愿意替别人打工呢?”小伙子道:“记者大哥您说得对,我也想自己开家公司。可是谁给我出资金呢?您这儿缺人不?我学的是企业管理,不过做新闻也可以,我打字还挺快的,五笔字型每分钟八十字。”

董名川说:“连我自己都是别人雇来的,我们这单位哪有用人权!再说要人也不要企业管理的,你来了管谁呀?”说着看到那小伙子的毕业证复印

件，一看上面的名字董名川险些笑出声来——他知道这小伙子为什么求职总是碰壁了。

董名川一边拨电话一边对那小伙子说：“我帮不了你，不过我介绍你去晚报找一个朋友，把你的故事讲给她听，也许会对你有帮助。”这时电话通了，董名川说：“喂！慕容雪，有个新闻线索介绍给你，你们晚报一定感兴趣。”放下电话，董名川找了张便条把晚报的地址和慕容雪的电话写给那小伙，说：“我还是建议你改个名字。”

毕业证上，小伙的名字叫钱培光。

董名川带着郑天泽和郑美琴赶到临江大酒店的时候，发现除了人民日报的令狐健和商务厅的李厅长之外，经济日报的李长民和妇女报的焦淑芝也都在，还有广播电台的高非，以及朔方日报驻中镇记者站的卫宪斌等人。其中有一个经纪人报记者站站长，名叫简单，不知道是真名还是笔名。他也是不久前才来驻站的，和董名川有几面之交。这简单实不简单，几乎在任何场合都能看到他的身影，这让董名川很不喜欢。李长民和焦淑芝见到董名川有些不好意思，他们推说有事刚刚拒绝了董名川的邀请，却又在这里碰上了。令狐健不知其中原委，招呼大家坐定，说周末没事，大家热闹一下，正好李厅长请客，我们沾光了。

这李厅长其实是副厅长，名叫李胡皋，显然他本是想请令狐健单独吃饭的，见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显得有些不快，但又不好表露出来，只好一边张罗着换个大包间，一边打哈哈说，各位无冕之王，周末愉快，周末愉快！

坐定之后有些人互相不认识，大家开始分头自我介绍。郑天泽掏出名片来散了一圈，李胡皋像是没有看到一样，随手放在面前的桌上，倒是盯着郑美琴看了很久。董名川递上名片，李胡皋也是随手一丢，险些扔到地下。董名川当下就有些不悦，可又不好发作。简单点头哈腰地帮李胡皋整理台布餐具，李胡皋连一句客气话都没有。广播电台的高非报过家门后对李胡皋说：“在商务厅的新闻发布会上咱们见过，招商引资的那一回，会后还一起吃饭来着。”李胡皋大咧咧地说：“是吗？没印象了。”

高非正尴尬间，董名川已先自恼了，抢白高非说：“你瞧瞧你那点出息，就像个妓女对嫖客说你上过我。人家嫖得多了，记不住你。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丑，床上功夫不到家。”

高非和李胡皋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各自都有些恼，一句话也说不出。李长民出来打圆场，说不喝场大酒哪能记得住，喝一回就什么都记住

了,来,干杯!

董名川一言出口有些后悔——这一句话得罪了两个人。不过他想了想很快释然,反正老子在这里最多两年,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打交道,怕他个鸟。

但若是董名川知道这句话说出之后,会如此深刻地影响他从这以后的生活甚至生命,他肯定选择闭嘴。

这一顿饭吃得别别扭扭。

饭后,郑天泽请大家去做足疗,李胡皋推说有事不去了,郑天泽让郑美琴去“送送李厅长”,李胡皋倒是十分乐意接受。令狐健说下午要写稿也告辞了,焦淑芝声称不参加你们男人的活动,自然不会奉陪。到最后只剩了郑天泽、董名川、李长民、高非等人,大家坐着郑天泽的悍马越野车,来到迎宾路的“金盆濯足”找了个包间,半躺着继续聊天。李长民说:“郑老板你那车可够费油的。”郑天泽不以为意,说:“那就正好多烧点油,给国家作点贡献。”董名川对他说,油耗高的车污染空气,会增加温室效应。郑天泽说:“我开我的车,又不养花草,和温室有什么关系?”

郑天泽果然想找令狐健宣传一下。原来他的北峪煤业公司和冷川煤业公司虽分属北峪县和冷川县,却是煤田相邻规模相等,是竞争的对头。最近他在人民日报看到了一条《冷川县大力实施工业强县》的报道,其中举例提到了利税大户冷川煤业公司如何为县里的发展作贡献。其实他认识的字连报纸也念不下来,平时根本不看报的,只是煤炭协会开会时,冷川煤业拿出这张报纸大吹了一通,让郑天泽很不平衡。他对令狐健说,我们为北峪县作出的贡献不在他们之下,什么时候帮我们也在报上“吹一下”。令狐健却打哈哈未置可否。在这洗脚城里,郑天泽又重新提起,请董名川帮忙从中“操作”一下,花点钱也没关系。关键是他们的煤矿上了人民日报,我们也要上。

董名川告诉他,这是宣传冷川县的,和冷川煤业其实关系不大。你要想出名露脸,我们不妨给你一个专版,专门写你们煤矿。郑天泽说这事好像听郑美琴说过,他又问了问价格,对董名川说:“行,就这么定了。虽然你们的报纸名头不如他们大,但我登的块头要比他们大。另外董记者你帮我联系,等我们十周年的时候,在中央几张大报都搞他一下。”董名川暗自高兴,又一个专版到手了。他心中算了一下,能够提到的奖金是个让他心动的数字。

又一转念,这饭局本是帮郑天泽给令狐健拉皮条,不想结果正事没有办成,他的专版却歪打正着。“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那本狗